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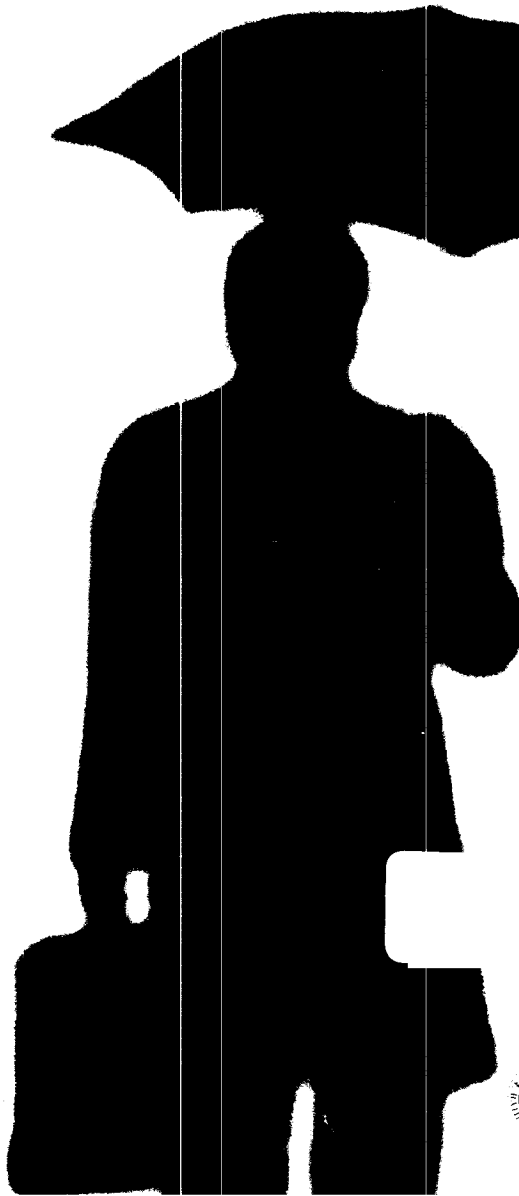
642

1247.57

Q66

钦志新 著

城市陷阱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陷阱 / 钦志新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527-1

I. 城... II. 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42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13 千字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6.00 元

内 容 提 要

企业的不景气,导致了下岗裁员,聪明乖巧的厂办主任文博仁在被老谋深算的新厂长猴子般戏耍了一番之后即被无情地卸磨杀驴,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心动用其多年的收藏和积蓄在书画、拍卖界一试身手。然而,隔行隔山,人算不如天算,阅历尚浅而又天性未泯,使得空怀壮志的文博仁难识个中玄机,加之书画、拍卖界充斥着虚伪、狡诈的市井无赖之徒,不明就里的他在迷中美人计、调包计、苦肉计之后终于难逃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的悲惨结局。

作为全景式反映书画、拍卖界内幕的首部长篇小说,本书精彩,生动,悬念丛生,令人手不释卷。

1

春节过后,文博仁受命负责拟定下岗职工名单,这是他倒霉的开始。文博仁今年三十八岁,在厂办主任的位置上已经坐了十年,是东吴化肥厂实际上的第二把手。他明白这是只烫山芋,本来不想接手,厂长给他打气:“你在前台唱戏,我当后台老板,天塌下来有我顶。”眼见推不掉,他只得硬硬头皮顶着石臼做戏。这天下午,他刚开完各车间统计员会议回到办公室,镇文化站站长宋俊才胳膊弯里挟着头盔走了进来。他比文博仁早出生一年,但长得矮小,倒像文博仁是兄长似的。东吴化肥厂是县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小化肥时建立的,由于远离城市,爱国卫生、精神文明之类的事情归镇里管辖,文博仁遂与宋俊才成为莫逆之交。宋俊才坐到凳上喝了口茶说:“明天下午有空吗?有空一起去看看江南的拍卖。”这种拍卖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早就有了,吴门画派的发源地东吴古城却在前不久才由文物商店牵头,联合几家有实力的单位,成立了江南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重点做书画生意。这次因系首拍,当地各种媒体早就大加渲染。文博仁是个书画收藏迷,只因诸事缠身,宋俊才又去省里学习了,才把这件事情丢到脑后,当下他说:“我手头

事情太多,恐怕走不出。”宋俊才说:“你挤挤时间吧,我们已经错过了看预展,明天正式拍卖不能再不去,即使不买东西,领领市面也好。”文博仁侧着脑袋盘算了一下眼前的事情,说:“好吧,争取与你一起去。”宋俊才说:“那我明天下午到厂门口后打手机通知你出来。”文博仁说:“可以。”这时早过了下班时间,文博仁邀宋俊才到家里去吃晚饭。宋俊才说:“镇上的白天鹅舞厅老板夜里请客,派出所长也要去,我想乘机和他讲讲,几个青头鬼经常上站里的网吧捣蛋,让公安教训教训他们。”文博仁就不再挽留。他目睹宋俊才骑上摩托车,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过去厂里兴旺时,他很少有在家吃饭的时候,如今却好些日子没上酒席面了,肚里清汤寡水的。过去县经委、工业局都看中他的才华,有意调他去,他贪图在工厂活得滋润不肯走,否则早进机关当上公务员,不用在这穷厂受罪,于是他又懊悔自己的目光短浅。

文博仁是看到宋俊才收藏字画眼热才挤进这个圈子的。在厂里他虽属一人之下千人之上,有点灰色收入,但工资奖金都得全额上交,本人可动资金有限,为了把中意的字画弄到手,难免挖空心思,做一些投机钻营、蝇营狗苟的事,这在字画收藏者中本属常事,如果不是后来出了某种变故,他不会因此身名狼藉,只缺一个洞钻的。

文博仁、宋俊才第二天下午一点钟前准时赶到江南。两人跟着前面的人一路往里走,很快抵达拍卖厅。门口摆着两张桌子,桌后坐着几个靓女,桌上堆放着一叠目录及几十块号牌。文博仁、宋俊才见别人随意拿目录也各拿了一本。拿号牌却得付两千块钱押金。有了这东西进场后才可以竞买拍品,如若不遵守拍卖规则,那押金就被充公。两人遂凑出两千块钱,由文博仁

拣了块号牌，欣欣然走进拍卖厅。

前面位置都坐满了人，文博仁、宋俊才只得坐到后排。他们见附近坐着几个认识的文庙书画古玩市场里的小老板，与他们打了个招呼，接着低下头翻看目录。那小册子是用寻常书写纸印的，很粗糙，每一长格里都标明拍品的编号、作者、名称、规格、质地、参考价位等。文博仁正看得起劲，宋俊才胳膊肘子碰碰他，他抬起头，看到拍卖师宫慎安走到台上，在拍卖桌前立停。此人他早打过交道，几年前，他曾请担任文物商店业务部副经理的宫慎安鉴定过一件费新我书法的真伪，当时对方态度很倨傲。听出身裱画世家的裱画匠冯宝泉说，宫慎安尽管只是个部门经理，却已暗发。前些年，有人还是愿意把藏品先拿到文物商店卖的，那里一般收购价格较低，卖主不愿意贸然出手，宫慎安记住了对方姓名住址，下班后就找上门去做私下交易，开出的价格往往要高出一倍甚至几倍，于是人家乐意脱手。他把买来的东西通过暗渠道卖出去，从中狠狠地赚一笔。文博仁天真地说，髻口好扎人口难扎，这种事情做得多了总有一天穿帮。冯宝泉说，文物商店里有本领的人有几个不做这种事情？只不过胃口大点胃口小点罢了，法不罚众，上面只能眼开眼闭。后来他又听别人说宫慎安这些年能暗发，除开倒腾字画，还与做假有关，他本人能画几笔，手里接触过的古人东西又多，炮制几张假画并非难事，不过这样一来，为人就显得龌龊了。然而正是这个不洁之人，今天站到拍卖台上俨然成为一个令圈内人心仪的拍卖师。像宫慎安这样的门槛精，没有丰裕的回报是不肯显山露水的。然而那本册子上的拍卖规则里明明写着，东西一旦成交，卖方和买方只要各付成交额的百分之十佣金就可走人，宫慎安向哪里捞横堂呢？文博仁在宫慎安目光逡巡场子时抓紧时间把这个想法向宋

俊才咬咬耳朵，机灵如宋俊才，也猜不出此人到哪里去得额外好处，只有摇头一笑。这时，西装笔挺的宫慎安清清喉咙作起开场白。包括文博仁、宋俊才在内的坐在台下的人都乖乖洗耳恭听。文博仁见那几个文庙来的字画贩子一个吡吡嘴，另外几个相视一笑，脸上显然有嘲讽之意。事实也是，如果不是冲拍卖而来，这里的人谁会听也是小八腊子的宫慎安煞有介事做报告。不过宫慎安倒也声音洪亮，口若悬河。他从江南艺术品拍卖公司成立之初衷讲起，一直讲到这次在东吴古城举行首拍的非凡意义，然后宣布纪律，中间不打一个愣，有几次还故意恰到好处地小作停顿。于是引起旁边座位上的人嘁嘁私议，只听其中一人说，他是学说书的，“文革”中还是文艺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呢。文博仁也就见怪不怪了，他忽然想到，当年这个破“四旧”的头头如今却来向人兜售“四旧”，世界上的事情好滑稽啊。

但凡拍卖，第一件拍品选哪一件大有讲究，江南拍卖行在同行中只是个新人伙的小弟弟，这次搞的规模又不大，因此只能算是小拍，从目录上所标的参拍字画看，作者大多为中小名头，且本市在世的书画家居多，这样，宫慎安把本市已故当代花鸟画家庄轩夫的一件四尺三开轴子首先推出来倒是适中的。庄轩夫是近代著名书画大家吴昌硕的入室弟子，书画金石俱佳，既得乃师真传，又有自己的风格，在世时是本市公认的花鸟第一高手。有人说，他如果不是恋栈，肯去上海、北京工作的话，足可跻身当代一流画家的行列。他三年前故世了，作品遂成为本市藏家争购的热门。文博仁在老先生在世的最后一年狠狠心把手头所有积蓄都拿出来，外加卖掉一辆摩托车，凑足八千块钱，上门向他求购到一张也是四尺对开的写意梅花。年前有朋友造访，他展示此物，朋友说，如今可以卖到一万两千块左右，几年间增值三分

之一，他甚感欣慰。庄轩夫的这件也是 68 公分×68 公分的写意梅花，参考价位 1.2 万元，由于和自己拥有的藏品相仿，文博仁对此异常关切。

宫慎安结束开场白，略作停顿后郑重其事地目光扫了一圈宣布：“现在拍卖开始！”立即有两个男小伙子一个拿画轴，一个执丫杈走到台上，两人利索地互相配合，丫杈叉住轴头绳，把画高高举起。文博仁马上屏心静气看那件东西，由于距离太远，他无法看真切，只怨来时未带望远镜，幸而轮廓尚且清楚，这件东西与自己吃进的在一个档次上。坐在台下的人像文博仁、宋俊才这样没看预展的是极少数，多数人对这件拍品早细细琢磨过了，想竞买哪一件东西心里也早已有谱，他们像老练的猎手一样，静静地观察事态发展。宫慎安尽管初次领衔当主演，已能从容不迫，他昂头远视，双手撑在拍卖桌上，待静场足足一分钟后高声说：“一号拍品，已故著名画家庄轩夫的写意花鸟，起价一万元，愿买的人请亮牌。”坐在前面的一个中年人马上举牌。宫慎安手一指说：“这位 58 号先生愿买，很好！”话音未落，中间一人举牌喊：“一万一！”宫慎安还未来得及接茬儿，后座有人喊：“一万二！”宫慎安指着那人的号牌报告：“一万二一次……”“我出一万三！”第一个竞买的 58 号先生高举号牌。宫慎安刚要开腔，却有几人同时举牌喊：“一万四！”接着又有人喊：“一万五！”然后一万六、一万七……宫慎安见状非常兴奋，文博仁也高兴得直搓手，而更多的人则是小声议论，其中有人在考虑是否加入这场混战。这种气氛在拍卖会上是求之不得的事，于是，价位像温度计跌进沸水池似的一路高升。宫慎安以洪亮的声音向全场报告每个新进展。当它过了两万大关，宫慎安报出“两万一次……两万二次……”时，持 58 号牌的中年人喝一声“两万一！”

大有不得此物决不罢休的拼命劲头。宫慎安神采飞扬地报告“两万一一次……两万一二次……二万一三次。”全场鸦雀无声，宫慎安等了足足半分钟后，右手拿起那柄拍卖场中视为圣物的拍卖槌，高举过头，有力地往桌上敲下，大声宣布：“1号拍品归58号先生所有！”持丫杈的小伙子听了，高举那件庄轩夫的作品向四方展示。文博仁双目闪光，如喝醉酒般地喊：“好！”引得别人都看他，他明白失态脸上一红，暂时低下脑袋。接下去的拍卖品，字也好，画也好，只要有点名头的，都大大超过目录上标明的参考价位，卖到了好价钱，在外面花三四百块就能拿到手的東西，到这里都超过了千。这殊出文博仁、宋俊才意外，小声嘀咕，今天是不是疯了？两人本来想拣便宜东西，现在断然不敢举牌。拍卖会上最后一件卖品也很重要，这次出示的是本市书画院现任院长、市美协主席陈少昂的早期山水，规格为三尺整张，这种传统画法画家本人早已不用，给他赢来声誉的都是中年变法后的创新之作，尽管如此，也有人竞买，最终以五千块高价尘埃落定。

宫慎安宣布拍卖会结束后，文博仁、宋俊才本想走过去和他套近乎，摸一些行情，见围到他边上的人多，就未敢造次。他们跟着众人乱哄哄走出大厅，去桌边交号牌，文博仁把两千块钱拿到手时嘀咕了一句：“真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旁边有人搭腔：“这是为了防止有人应拍后赖账。”文博仁听口音熟，扭头看，见是《东吴日报》的综合部主任陆秀堂，连忙招呼，宋俊才跟着也喊陆老师。这陆秀堂已是五十六七岁年纪的人了，长得瘦瘦长长，文文绉绉的，戴一副深度的玳瑁边眼镜。他是本市新闻界的资深编辑，业余也写写小说。文博仁、宋俊才前些年弄笔杆子时一些小文章都由他经手发的，由于他与书画界人士熟，两人

也没少麻烦过他。当然，他们从来没有白打扰的。当下，三人避开人流，文博仁高兴地问：“你怎么也会来的？”陆秀堂说：“江南都是我的朋友，他们要我在报纸上发消息，宫慎安为此还专程跑到我门上，我只能来了。不过市作协那里正在开重点作者作品讨论会，我是名誉理事，不去可要挨他们骂啦。”宋俊才恭维说：“你是文坛元老，谁敢骂你。”文博仁掏出了中华牌香烟，恭敬地给陆秀堂递上一支，又掏出打火机给点上，接茬儿说好话：“敢骂你的人还没在东吴市生出来呢。”这样闲扯了几句，陆秀堂问：“今天你们有没有买东西？”文博仁说：“东西到了这里全都翻几个筋斗，怎么敢吃？”宋俊才也说：“我们真的吃不透了，有些东西，在外面二三百块钱就能淘到，现在却有人肯花一千块的价格买去，他们是不是都是些傻子。”陆秀堂吐口烟雾，一脸沉稳地说：“东吴市城内城外爱好书法的人本来就多，这又是第一次举行拍卖，很正常，这些书画家作品的真正价位，目前只有圈内人清楚。外面老百姓，甚至当官的和吃笔杆子饭的也不了解。那些有钱的大款更在云里雾里。他们只知道谁谁是书家画家，谁谁名气响当当，平时连这些人的面长面短都不清楚，听见拍卖就来轧闹猛，赶热闹，一看见谁的作品就高兴得不得了，也不问是精品还是应酬之作，也不了解是不是假货，就觅宝似的买了去。哼，如果来的都像你们这样懂内情的人，我看大部分东西一半价钱都拍不到，有几件赝品也不可能浑水摸鱼。”文博仁、宋俊才听了频频点头，一时心里有点懊悔没有也来蹚浑水。文博仁小心翼翼问：“这样的拍卖会今后还会有吗？”陆秀堂断然说：“他们大张旗鼓成立公司，当然还要搞。不过你们要当心，这里的东西除开贵，假货也多。我昨天来看过，那幅费新我的字第一眼看就不正宗，可今天照样卖到五千块钱。”文博仁、宋俊

才又做出俯首听命的样子。眼见得天光渐暗,早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文博仁已不似往昔,无法再把私人请客花去的钱拿着发票在厂里报销,他又清楚宋俊才只要与自己在一起,花大钱的时候从来不肯掏腰包的,就一脸正经地说:“县经委有个朋友几天前就讲好今天晚上邀我们几个厂办主任去聚聚,我得走了,陆老师,日后我再专程请你吧。”宋俊才何等明白,跟着也说:“我局里也有点应酬,今天没法陪你陆老师了。改日我和博仁再请你吃饭。”陆秀堂有闲心站在这里与这两个人东拉西扯,本打算敲他们一顿,酒席面上顺便再拿一条香烟,见两人如此说,明白计划落空,也就落落大方说:“改日再聚,改日再聚,我也不空,市委宣传部长专程请我们几个新闻界的人在新雅饭店吃饭,我得马上赶过去。两位今后有事只管找我,我调到晨报去了。”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有一种掩饰不了的惆怅。文博仁、宋俊才齐声恭维:“喔,陆老师你高升啦!”陆秀堂淡淡地说:“晨报最近成立了副刊部,几位老总就让我去挑这副担子。与日报比,晨报版面灵活,禁忌也少一些,欢迎你们投稿。”说完匆匆与文、宋两人握手告别。文博仁、宋俊才倒是一时怔在那里。文博仁说:“晨报比日报低半个档次,陆秀堂也算老资格,怎么反而降了?他一向不是跟得总编最紧的吗?”宋俊才想了想,狎昵地一笑,说:“我明白了。嘿,原来过去听到的传闻都是真的。他吃亏在多一点呀!”文博仁却是没有明白,他正想追问,有一辆卡车开出来,叫鸣比杀猪还难听,两人急忙闪过一点让开。接下来,宋俊才把话扯到了别处去:“哎,照这种趋势,你倒也可以拿几样东西来拍拍的。”文博仁说:“你呢?”宋俊才说:“我东西少,还是你先打头阵。”这表面上也是实情,文化站长在镇里只是一个勉强能撑住门面的小角色,挣的钱既不多,可用来假公济私的条件也差,

实际上是化肥厂二掌柜的文博仁情况就大大不同了。以往时候,他每年总能利用各种办法吃进一批字画,使宋俊才小巫见大巫。不过,宋俊才心里还有一把小算盘,组织部排后备干部名单,局里已把他列为副局长人选之一,否则,他也不会老老实实去省里坐半个月冷板凳,参加拍卖就是公开参与字画买卖,严格地讲属于经商活动,组织上至今对公务员在这一条上仍卡得很死,尽管现在大把进大把出的领导干部多的是,但都是暗中活动,不给抓住把柄,宋俊才如果在拍卖会上露脸就成了痢痢头上的苍蝇——明摆着,哪怕只赚到一分钱也可能变成罪状,别说提升,文化站长的位置也可能坐不稳,但这种心灵深处的想法是不能透露给别人的。这不能怪宋俊才好诈,一个人一旦进入了买卖字画的圈子就不可能胸无城府,就对谁都会瞒瞒藏藏,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真心朋友。文博仁听了宋俊才的建议,心里有些活了,说:“拿什么东西去拍呢,最好先摸摸内情。”宋俊才说:“你送过阳澄湖大闸蟹给宫慎安,他当拍卖师的最清楚,你可以去找他嘛。”文博仁说:“我不是没想到他,可今非昔比,看他今天这副派头还会理睬我?”宋俊才说:“你哪,当了这些年厂头,还是书呆子一个,他们开拍卖行为点啥?就是为了赚钱,没有卖主买主他们赚屁的钱!他又知道你是个手里有货的人,敢不放下架子接待?要不要我陪你去?”文博仁说:“这倒不必。”心里算是同意了老朋友的高见,不过对自己加入拍卖行列仍有顾虑。这时里面的人已走得差不多了,文博仁、宋俊才也就动脚,各人找到自己的摩托车坐上去,开到一片快餐店门口,进去每人要了一份最简单的五块钱的盒饭,是由宋俊才付的款,匆匆吃完,宋俊才因为要到局人事科长家里探听关于自己当副局长的消息,遂与文博仁分道扬镳。

文博仁开着摩托车独自在马路上行走。这时还是华灯初上,早早回家陪老婆太没意思,得找个地方消磨消磨时间。路边几家美容院、歌舞厅霓虹灯闪亮,他以前也不是没进去消费过,但都有道伴,找小姐跳个舞、敲个背什么的,今天一则单身,二则公安最近查得严,他怕万一被他们碰着不分青红皂白捉进去,就不敢光顾。但这时候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关系一般的人家不便去,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郑亚萍。他与她早年在工会时是亲近同事,郑亚萍的丈夫方强明则是他的出窠小弟兄。因此那对夫妻调到县机关工作后,他但凡进城,随便什么时候想去就去,有酒就喝,有饭就吃,甚至可以半夜敲开他们的门借宿。只是前几年方强明去驻深圳办事处工作后,他与他们的交往才渐渐减少,以至于后来见到郑亚萍甚至有某种拘谨。

文博仁在车上经过种种考虑后,最终还是掏出手机给郑亚萍打了个电话。郑亚萍电话里的声腔有抑制不住的激动,连说了几声“你来,你来,你来。”他就加快速度把车子往北门外开去。

像苏南绝大多数中等城市一样,东吴古城之外,也有一个属县铁桶似的把它围住。自秦汉以来,县衙一直设在城内,改革开放后机关膨胀,干部的办公条件和住房要求也高了,县机关就迁到北门外发展,如今蔚为大观。文博仁驾轻就熟,找到了郑亚萍住的地方。郑亚萍在行管局下属的机关幼儿园当会计,方强明在自己干前是驻深圳办事处副主任,作为县里的中层干部,他家在四楼上住了三室二厅一百四十多平方米,又装修得富丽堂皇的,非化肥厂的职工宿舍能比。文博仁怀着复杂的心情慢吞吞上楼,见门灯亮着,伸手揪了揪电铃,厚铁门很快拉开。他看到了一张丰腴、盈润的鹅蛋脸,那脸蛋上泛着若水笑波。郑亚萍

用带磁性的、好听的声腔说：“来啦。”文博仁嘿嘿一笑，走进门去。郑亚萍关上铁门，让文博仁脱下皮鞋换上拖鞋。她的儿子阿杰听到声音从房间里走出来，朝着文博仁喊了声伯伯。文博仁摸摸他的头亲昵地说：“在做作业啊？”阿杰说：“六年级功课特别多。”文博仁说：“小燕跟你一样。你去做作业吧。”阿杰说：“噢。伯伯你多坐一会儿。”回自己房间去。

文博仁随郑亚萍走进大客厅，在粉红色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上坐了下来。郑亚萍动作风快，给文博仁泡上茶，端上一盘梨片、一盘咸水花生，又去食品柜里拿出一包熊猫烟。文博仁见她要打开，连忙说：“我不吸烟。”郑亚萍说：“到这里来有啥客气的。”迅速打开盒子，玉指尖尖抽出一支香烟递给文博仁，接着掀亮打火机为他点上。这时她的脸挨得文博仁很近，文博仁闻到了一股法国香水味，心旌不由得一摇，他猛吸一口烟稳住方寸。郑亚萍坐到对面，把插着梨片的牙签送到文博仁右手上。文博仁双手都不空，心里甚是感动。郑亚萍问文博仁从哪里来，文博仁说与宋俊才下午一起去看了江南的拍卖，宋俊才上朋友那里去了，他见时间还早，就来这里弯弯。郑亚萍与宋俊才也是熟人，问宋俊才还在当文化站长吗？文博仁说：“还是老位置，新来的局长很赏识他。”郑亚萍说：“他倒混得不错，如今不管单位大小，只要（是）法人代表。”两人正闲聊着，电话铃响了，郑亚萍起身去接电话。文博仁乘机端详其侧影。这个女人梳个游泳式，上身罩一件白底嵌黑色粗长纹的羊绒衫，下身束一条也是黑色的西裤，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胸脯很高，臀部很美，是那么的年轻俏丽，真看不出已是三十七八岁的人了，也不知她是怎么保养的。他不由得拿她与妻子张永芳做比较，很快自己觉得不妥，遂收回神思打量客厅里的布置。那立式空调，那 29 英寸彩电，

那全套的音响也无不都是进口货，只有墙上红木框子里的一幅山水画是国粹，恰是亚明的真迹，没有三万块钱拿不下来。想当年，大家在一厂的时候，他文博仁从吃的到住的到其他方面都在这户人家之上，只有一点不及，那就是张永芳长得不及郑亚萍。对此他很坦然，因为如果他要娶郑亚萍就轮不上方强明。文博仁在厂工会当干事时不仅与郑亚萍面对面办公，还在文艺宣传队里搭档男女二重唱，看上去很亲密的样子。然而文博仁读高中时就与同班同学张永芳好上了，两人毕业后没考上大学，时任副乡长的老丈人通过关系把他们双双弄进人羨人慕的化肥厂。张永芳把文博仁看得紧紧的，文博仁纵有贼心也无贼胆。为了摆脱尴尬，他让自己的小兄弟方强明与郑亚萍接近。方强明一米八的个子，脸蛋端端正正、漂漂亮亮，是厂篮球队队长。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工厂里是个被许多女孩子追的人。郑亚萍在方强明不懈的进攻下终被俘虏。两个小家庭组织起来后，日子过得都很幸福美满。新进厂的人就很少知道当初如果不是文博仁心地纯真，他娶的就不是相貌平平的张永芳，而会是厂花郑亚萍。那么靠郑亚萍的小姐妹是县委副书记夫人把丈夫弄进机关当上科长、副局级干部的也应是他文博仁而不是方强明。对此，化肥厂效益好的时候文博仁没有如此联想过，如今他处境窘迫，坐在这宽敞、舒适的地方，面对秀色可餐的风流少妇，他若一点也不懊悔是不实际的。正当文博仁再次把目光投向郑亚萍白润润的脸蛋时，放下电话的郑亚萍也把迷媚的目光悄悄射来，四目相撞，双方都不自然地低下了头。

郑亚萍回到沙发上后，要文博仁尝尝咸水花生的味道，自己翘起兰花指头优雅地把一块梨片送进嘴里。文博仁刚才那份快餐没有填饱肚子，就把咸水花生吃了一颗又一颗。郑亚萍见状

离开客厅。文博仁很快听到从厨房间传出的脱排油烟机的响声。不一会儿，郑亚萍端着一盆荠菜炒年糕过来。文博仁甚佩服这女人的细心和会体贴人，也就不客气地拿起筷子，风卷残云般地把一盆炒年糕吃掉。郑亚萍给他冲上一杯牛奶，他又喝个精光。郑亚萍又出去回来，要文博仁吃西瓜。文博仁说：“我肚子里装不下了。”郑亚萍说：“这台湾西瓜一年四季都有，没籽，很甜的。”文博仁拗不过那呵护孩子般的目光，只能完成任务般把半只黄瓤西瓜吃下去。郑亚萍拿来一条香水毛巾让文博仁擦脸，把茶几上的东西都收拾掉，然后又递烟给文博仁抽，坐到对面细问文博仁拍卖会的情况。文博仁大致讲了讲后，谈及宋俊才怂恿他下次去拍卖东西的事。郑亚萍说：“那你就去试试么，能赚一票不是很好吗。”文博仁说：“可是你不知道，过去我向人家求字画，不管付现钞还是用变通办法，都讲本人收藏的，拍卖会上一亮相，今后就难进他们的门了。”郑亚萍说：“你别考虑得那么多，我听说书画家都贪财得很，你只要把钱给足，还怕他们不给你画不给你写？现在是市场经济了，就讲经济规律。”文博仁见郑亚萍也这么认为，就拿定了主意。后来郑亚萍问起化肥厂的情况，文博仁也正要谈及此事，遂实言相告，要郑亚萍帮他通通路子，看有没有哪个单位要他。郑亚萍说：“我已经在留心了。可如今县机关正面临体制改革，行政单位非公务员不能进，事业编制中计划内一块也冻结了，剩下计划外的得靠自做自吃，什么优惠也没有，进跟不进一个样。”文博仁听了耷拉下脑袋。郑亚萍一脸同情，说：“我去跟我同学讲讲，或许还有机会。”文博仁说：“你看情况吧，也不要太勉强。怨我自己不好，当初没有出来。”他主动转变话题，说：“强明最近在深圳怎么样？我快一年没看到他了。”郑亚萍一甩头发，说：“蛮好，我春节与阿杰

去玩了几天。”文博仁说：“我们当年在化肥厂的弟兄，就数他活得舒坦。”郑亚萍听了笑笑，眉宇间有一丝难以觉察的悲凉。

文博仁与郑亚萍谈谈说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滑过，直到阿杰从房间里出来上盥洗间去，他抬腕一看手表，才明白已在这里坐了两个小时，立即站起来说：“喔唷，九点多钟了，我该回家了。”郑亚萍也站了起来，要阿杰出来向文博仁道别，接着拿支电筒，非要送文博仁下楼。文博仁推辞不掉，只得由她。一路下楼时两人默默地没有说一句话，文博仁的呼吸有点粗。郑亚萍把文博仁送到楼外，明眸盯住了他的脸说：“有空你多来看看我。”文博仁意识到了她目光中的柔情，特别是那一个我字，分明地有着某种意思，他心头热了一下，按捺住感情低声说：“你进去吧，自己当心点。”迅速转过身去。

文博仁驱车往家赶时眼前总是闪现着郑亚萍的音容笑貌，他从她的目光中分明意识到某种东西，他希望那是自作多情。到家时灯还亮着，女儿在隔壁房间睡着了，张永芳正坐在被窝里看电视。文博仁匆匆地洗脸洗屁股洗脚，进房间关上门就向妻子扑去。由于过去夫妻做爱往往是张永芳主动，她就说：“你今天喝了多少酒？”文博仁说：“我一口没沾，不信你闻闻。”他就势把嘴贴上了张永芳的嘴唇，双手迅速插进了女人的内衣。张永芳让他摸了一会儿，推开他，把自己的衣裤脱掉，文博仁很快像座山似的压到张永芳身上，把憋着的全部力气发泄出去。